

让车子缓缓地倒退（小小说）

■陶晓辉

昨天，乌云密布，烟雨蒙蒙，在单位会议上，莫叶被免去了职务。他回到家，泼辣的妻子正与他的父母争吵，叫嚷着让他年老的父亲出去。父亲还是省城大学的退休教授，而自己的妻子仅仅是初中毕业的农家女孩，莫叶自己也是省城大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，响当当的知识分子。

“我真的是瞎了眼，竟然找了一个如此低级趣味的女孩。她真的是太蠢了，太蠢了！”莫叶气血冲脑，举起手来，朝她挥去……却举起凳子，硬生生地摔在地上，他无法原谅自己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愤怒地甩开门，冒雨冲了出去！

莫叶全身湿淋淋地来到了湘江风光带。望着湘水滚滚北流，他心潮澎湃，他真的想一头砸进江水，从此一了百了！再见了，妻子愤怒的神情；再见了，单位纠缠不清的烦恼不如意；再见了，女儿成绩的糟糕，脸面的丢尽……

莫叶终究没有勇气跳下去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冷冰冰的家，父母妻儿都已外出。他平静从茶柜内拿出茶叶，坐在茶几旁，泡着茶，看着嫩绿的茶叶在沸水中慢慢地舒展、舒展，茶叶在水中漂游、漂游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他喝着茶，一股清涩的味道从舌尖一直浸润到心

里，他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。生活本来就是如此，人生不如意常八九，不完美就是人生！

雨过天晴，碧空如洗，一朵白云正推动着一朵白云……莫叶开着车，去了郊外，看看夏日的荷花，成片成片的荷花含苞待放、不蔓不枝、迎风挺立、香远益清，他的心情也随之好转。

莫叶开着车往回走，在一段大约100米较窄的路段，刚好容一辆小车通过，他鸣了喇叭，开进了窄路。走过了窄路大约70米，迎面来了一辆三轮摩托车，他停驻了一下，摇下车窗。当时他已走过了大部分的路段了，三轮车理应让他的车。可莫叶却踩了刹车，拉了倒车挡，车子缓缓地往后倒退。三轮摩托车也不紧不慢地跟随，他倒车倒到了空旷之地，三轮摩托车停在他车的右边，司机向着他微笑，对他说声“谢谢”，开走了。

那微笑，那一声“谢谢”，一下子就把莫叶镇住了。那是一种被别人尊重后的自然的微笑，是发自内心的、纯净的、不掺杂质的感激，没有任何的矫揉，单纯而美好！

莫叶连忙用目光去追逐那辆三轮车，发现它是那么的破旧，车上有一些西瓜，还有一杆秤等，估计是郊区农民自产自销西瓜。车板

的座位上还挤着一名妇女，回头朝这边看，脸上红通通的，嘴里好像在嘀咕什么。他们应该是一对夫妻吧。车子慢慢地消失了。

莫叶收回目光，松了刹车，让车缓缓地驶过窄路，在一处停靠点停下车。他下了车，沿着这条窄路来回走了一趟。来时的路右边是口大水塘，左边是排排樟树，莫叶细细回味刚才倒车的情景。当时，莫叶大约走了70米，又鸣了喇叭，右边是空旷的，不会挡视线的，而三轮车仅仅走了30余米。莫叶想：我进入窄路，他应该还在拐弯处，他应该看见……按理说，我路权优先，又走了这么长的距离，我是小车，对方又是破三轮车，为什么我要让他呢？可是我让了，我让得很礼貌，也很自然，似乎是心甘情愿，难道是因为自己不当领导了，心平气和了，平等地友好地对待他人了，不拿领导的架子了？

莫叶回到车上，在心里盘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来自何方？又将走向何方？我昨天被免职，差点自杀，现在，也就是刚才在这段窄路，我很友好地礼让一辆破三轮车，为它倒车，三轮车的司机朝我微笑，这微笑弄得我没完没了地回味，好像是一杯泡开茶叶后的茶水，有着淡淡的茶香味儿，让人沉醉其中，那么，这微笑是不是跟一杯好茶一样，沁人心脾？

想到这里，莫叶决定回家再泡一杯茶。莫叶发动车子，到了窄路，他刹车，往左，往右，看了又看，确定无一车一人，便松了刹车，挂了倒车挡，让车子缓缓地倒入窄路，来到空旷之地，再驶入窄路，向前驶去……

意韵。甘若醴，是因为礼物上承载了请求渴望、讨好奉承等熙熙攘攘的词语，所以它的味道充满了世故和功利。淡如水，是指君子间赠送礼物的原因很简单，仅是为了分享，为了友情，并不涉及任何礼物之外的需求与期盼。这份念头清澈如水，也美丽动人。它剥离了欲望，没有深沟要填，便只剩下平地，一层浅浅的水就能将其覆盖。

我把桃子堆在房间里。午后，推门而入，满屋的清香扑鼻而来，填满了心房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种出了如此美好的鹰嘴桃的土地，也养出了热心肠的麦穗姐。因为任务繁多，每次我向她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时，都是在晚上10点以后，这算是最私人的时间了，也是一天里难得的写作时间。但她从不介意被我打扰，永远能在分针踏出一小步前回复消息，然后和我一直聊，直到时针被吵得忍无可忍，也迈出了一小步。

我不知道我多少次打断了她的写作思路，至少要比这一箱桃子的数量多。

身为文人，梅尧臣为了表达对友人的感谢，写下了《永叔赠酒》《吴正仲遗蛤蜊》《江邻几寄羊枣》等一系列诗篇，我没有他的才华，写不出《麦穗姐赠桃》，只能涂鸦几句，去赞美鹰嘴桃果肉深处那动人心魄的润红，它真若霞的根。

式感满满，寄托了我们无限的哀思。有时，我们不能回去，就托二叔代为操办。

供奉老客用餐的地点主要在堂屋里进行，现在一般都在各家各户的客厅里。分早中晚三餐招待老客，其过程十分讲究。首先，要将神龛左右两端点燃一对大红蜡烛。供奉的食品摆在桌上，供老客的桌子只能三方摆凳子，朝门口一方闲空。三方共摆十三副碗筷，靠神龛一方五副，左右各四副，象征祖宗十三代。

供饭时，要先在大门外燃烧钱纸，三揖后，喊一声“列祖列宗，请您们现在入座用餐”，然后点燃蜡烛和线香，在八仙桌前三揖行礼。这时还要告诫家中小孩不要在饭桌前后来回跑动，更不能动桌上所有物品，老客们正在用餐，不能轻易去打扰他们。待过了一袋烟的功夫，估摸老客们吃好了，便会在桌子前烧些钱纸，招呼老客们去休息，此刻要先将凳子略为移动一下，再吹熄蜡烛，供饭便算结束。

每一年烧纸时，婆婆总边烧纸边絮叨着家中这一年的近况。燃烧的纸钱映着婆婆眼泛泪光的眼眸，看我们注意到，她不好意思地转头拭擦，说，纸烟熏着眼了……婆婆是个没有读过书不善言辞之人，也只有在这中元节时刻，她虔诚地相信逝去的亲人会回家来，情不自禁流露出对公公的哀思。

扯 痧

■钟云省

古人说，冷天不冷，热天不热，五谷不结。意思就是说，天气在该冷的时候得冷，该热的时候就得热，否则，粮食都会得不到收成。可是一个人要气温高达40摄氏度，地面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的情况下，还拼命劳动，铁人也受不住啊！

受不住也得受！有些事情得赶进度，像农村里的抢种抢收。季节不饶人，误了季节就没了收成，所以不管外面气温多高也得拼了。以前，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，早稻得趁高温收回家，晚稻得趁高温种下去，这段时间叫“双抢”时节。那时候的“双抢”没有机械，全凭人力。头顶上骄阳似火，脚下稻田里的热水直烫脚，再厉害的人也容易中暑。中暑的人就会头重脚轻，头昏脑胀，这时候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扯痧。

让中暑的人坐到阴凉处，从井里舀来一碗井水，手劲大的人往中暑人的颈上使劲地扯痧。刚刚还沉闷的中暑人实在忍不住疼痛，哎呦哎呦地叫出声来。还能大声叫出来的人，中暑还不是太严重。扯完痧，休息一会儿，又可以继续战斗。最怕的是颈项的痧都扯完了还没有反应的人，总得想办法让他知道疼，让他大声叫出来，于是还得在他身上其它地方继续扯痧。

我父亲是附近的扯痧高手。炎炎夏日，不时有人过来请父亲帮忙扯痧。父亲扯痧扯得又快又好，让每一个带着疲惫过来的人都会满意而归。有时人家送几枚鸡蛋或者一包烟什么的来感谢，父亲一概拒收：乡里乡亲，举手之劳，有什么好感谢的？

不过我却是不喜欢父亲扯痧的。至少，他帮别人扯痧可以，千万别帮我扯痧。可我那时候体质太差，到太阳底下根本坚持不到断黑，就会无精打采，脑子昏昏沉沉的。

“扯痧！”于是鼻子上，颈项上，甚至两边的太阳穴上，被扯出许多条乌红的“痧”出来。它们像蚂蟥趴在上面，实在有伤大雅。而且，扯痧的过程是全程“暴力”，疼得钻心。父亲的手劲极大，手指粗糙如铤，他的两根手指只要夹住我的皮肉，摆都摆不脱。而且不扯不行，母亲会在一旁将我的双手死劲抓住，让我配合父亲的动作，捉得我动弹不得。所以，一听到“扯痧”二字，我就想逃之夭夭，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。

谁知有次父亲也中了暑，让我帮他扯痧。嘿嘿！我想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于是我端了一碗水，自告奋勇地朝父亲的颈上一顿乱扯。谁知才扯了两条痧，我的手指就再使不出劲来。原来，扯痧这活儿看起来容易，其实却并不轻松啊！

好在社会快速发展，现在的“双抢”基本上交给了机械。收割机犁田插秧机一顿忙碌，两天就干完了人要个把月才能干完的农事。气象台还不忘天天提醒大家防暑防高温，不让人在高温下劳作。一转眼间，扯痧就成为了历史。

晚霞扎根在心房

■仇士鹏

“奉橘三百枚，霜未降，未可多得。”这是王羲之给友人寄橘子时，写下的一张便条，名为《奉橘帖》。大意是，送上三百颗橘子，因为未到霜降，没能多摘，盼望友人不要嫌弃。

“快递过程中温度高，立刻吃的口感不好，你把桃子放在冰箱里冰一下，吃起来更甜更脆。”这是麦穗姐给我寄桃子时发来的一段话。我突然想到，若是没有网络，或许她也会把话写在便条里一起寄给我吧。

前些天，我分享了一篇写桃子的文章，评论区里收到麦穗姐的留言，“爱吃鹰嘴桃吗？我家果园有。”因为羞涩，我没有回复她，没想到两天后，就收到了她寄来的一整箱桃子。

鹰嘴桃的模样很特殊，像是寻常的桃子长出了一双鹰嘴，尖尖的，洗桃子时鹰嘴不停地啄人。鹰嘴桃的表皮以青色为主，有红色，却不泛滥，宛若晚霞点缀在天空。果肉呈青白色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口感的酸涩，它不仅脆甜，而且多汁。靠近核的果肉会突变得极红，隐隐地泛着紫，恰似晚霞的根，深深地扎在鹰嘴桃的心房。

秋 祭

■陈雪梅

岁月忽向晚，转眼已是秋。不经意，7月已过半，这时候的农家已搞完“双抢”，花生黄豆芝麻也正在晾晒，收纳入仓中。中元节也就到了。

我对衡阳中元节的习俗的深入了解，是从公公过世后开始的。2008年，我和先生创业、置业，家中日子刚刚好起来，公公却患了重病，从确诊到离世不过一个月时间，快得让人不敢接受。那时公公总是不舒服，后背疼，结石疼，易感冒，住了很多次院，却总查不出原因。后找到姑爷所在的广东江门医院，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医生说，少则三月，多则半年，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那会，我在桂林经营着一家办公用品店，先生只身一人在东莞打拼。先生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详情时，我正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送货，心慌慌的，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行人，又撞上了马路边的石墩子，脚背受了伤，血肉模糊。

我赶回衡阳看公公时，他人已很清瘦了。见我脚背受伤，他还强颜欢笑说，受了伤，就不要急着赶回来，我一下子死不了的。那是

我最后见他的样子，清瘦、干净，笑容淡淡的，头发黑黑的，一点儿也不像个病人。我们是真的没想到他会走那么快。他求生欲很强，有些药能止痛，但对身体有伤害，他强撑着不吃。婆婆给他做些好吃的，劝他多吃，他说，别急，等我好了，我慢慢吃……

婆婆说，公公得知自己病情后急火攻心，常常流泪，加速了病情的恶化。彻夜的疼痛难眠击溃他所有的意志，也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，他甚至没有见上我先生最后一面，也没有等到我处理完桂林的店子回去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时光，就万般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尘世。

父母，是为我们挡在死亡面前的一堵墙。那年我三十出头，总以为死亡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公公突然离世，我切身近距离地感觉到生离死别，以至于在公公离世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伤感于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。公公那一辈人是吃了不少苦的，日子慢慢好起来了，没享到福就走了，让人遗憾。

此后的每年中元节，婆婆总带我们回乡采买祭品，冥纸、冥衣、线香和鞭炮，供饭，仪